



## 编者按

自二战以来，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国际发展正日益成为与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政治与安全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全球治理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国际发展干预为载体，从概念、政策到手段，从制度、机构到人员，已形成一套制度化的系统框架。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逐日扩增，及其在对外交流与合作理念、方式上的独特性，西方发达国家不断给中国施加压力，希望将中国纳入现行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面对上述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更好地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建议，同时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的对话能力和影响力，是当今中国国际发展研究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历经六十多年的摸索之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研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失败案例，并形成一系列制度化的框架，这些经验、教训及框架成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国际发展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资源。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发展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发展咨询，90年代的发展研究与教育，一直到进入新世纪后设立的中国第一个国际发展教育项目，我们创立了国内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系统的从本科到博士，从针对国内学生到涵盖国际学生的国际发展研究的教育、研究、与咨询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尝试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探索具有中国视角的国际发展研究途径，另一方面，我们与国际发展研究学界保持密切的对话和沟通，积极参与国际发展框架内前沿的相关讨论。

我们的国际发展研究从基本资料的收集开始，近期主要集中介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委员会在不同阶段所通过的三个宣言，作为国际发展规范、规则和共同目标的一部分，它们体现了发达国家在开展国际发展集体行动中的一种集体性程序。为进一步加深对这些基本概念、基本数据和基本观点的理解，我们也将附上国际著名专家在相关方面的前沿性论文。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与管理体的梳理开始，我们逐步呈现国际发展框架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并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介绍给大家，供决策者、学者和相关机构参考。

编者

2013年4月25日

# 目 录

<b>非 DAC 援助国的国际发展援助 .....</b>	<b>1</b>
一、非 DAC 主要援助国和地区的主要类型.....	2
二、非 DAC 主要援助国和地区的援助规模.....	3
三、非 DAC 援助国家的援助对象.....	4
四、非 DAC 援助国的援助方式和渠道.....	5
五、非 DAC 援助国对外援助的国际合作.....	7
六、非 DAC 援助国的援助领域.....	8
七、非 DAC 援助国的援助管理.....	9
八、非 DAC 援助国的援助特点和对我国的启示.....	11
参考文献.....	12
<b>政府紧缩预算，对贫穷国家的援助进一步下滑.....</b>	<b>13</b>
2012 年主要国家援助总量.....	13
改变援助分配方向.....	13
援助国表现.....	14
进一步展望.....	16
<b>全球国际发展研究机构介绍 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 .....</b>	<b>23</b>



## 非 DAC 援助国的国际发展援助

唐丽霞 李小云

**摘要:** 非 DAC 援助国家在国际发展援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和传统援助国相比, 非 DAC 援助国的发展援助具有自己的独特特点: 大部分非 DAC 援助国都有自己的援助重点国家, 援助重点国家的选择通常都是邻国、相同的经济和地理区位或者文化传统的国家; 在援助方式更多采用技术合作; 大部分非 DAC 国家都没有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 对外援助管理多由外交部负责; 非 DAC 援助国非常重视对外援助的国际合作, 尤其重视和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进行三方合作等。

**关键词:** 非 DAC 援助国, 发展援助, 技术合作, 三方合作

**Abstract:** The emerging Non-DAC donors pla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paring to the traditional donors the Non-DAC donors show their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 neighbor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with similar economic structure,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social culture are the priorities for development aid. The technical cooperation is adopted as main approach. Most Non-DAC donors have not established special and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agency 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 is responsible for development aid. Most Non-DAC donors prefer to promote the triangle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assistance.

**Key words:** Non-DAC donor,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echnical Cooperation, Triangle Cooperation

近年来, 国际发展援助格局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从 OECD 的统计数据看, 虽然 DAC 成员国提供的官方援助在国际发展援助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但很明显, 其所占份额正逐年下降, 从 20 个世纪 90 年代末的 88.61% 下降到 2008 年的 78.57%, 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随着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传统的受援国开始转型为援助资金的提供国, 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 非 DAC 成员国提供的援助上升幅度最为明显, 从 20 个世纪 90 年代末的 1.88% 上升到 2008 年的 6.13% (唐丽霞等, 2012), 也有研究认为目前非 DAC 援助国对国际发展援助的贡献比重已经达到了 10% (UNESCO, 2008)。非 DAC 成员国的加入不仅重塑着国



际发展援助体系，促进了援助方式的多样化，也为受援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以及援助有效性的提高（Penny, 2008）。非 DAC 援助国同时具有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双重属性，并且非 DAC 援助国本身也仍然还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这种发展中之间的援助不同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在国际社会也通常将其称之为“南南合作”，更强调援助主体和援助客体之间的平等和合作关系。

## 一、非 DAC 主要援助国和地区的主要类型

目前，对于非 DAC 援助国/地区中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内比较活跃的国家有不同的划分方式，Kragelund（2008）以是否是欧盟和 OECD 成员国为划分标准将非 DAC 成员国划分为四类国家：既属于 OECD 也属于欧盟的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国；属于欧盟但不属于 OECD 国家，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等，这两类国家主要通过欧盟来对外提供发展援助；属于 OECD 但不属于欧盟的国家，如墨西哥和土耳其等，以及既不属于 OECD 也不属于欧盟的国家。Smith、Fordelone 和 Zimmermann（2010）根据非 DAC 援助国共同的特征将非 DAC 成员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新兴援助国（Emerging donors），这类国家大多数是欧盟的新成员国，主要有捷克、匈牙利、波兰等，第二类是南南合作伙伴国家，这类国家主要是与其他国家共享专门技术和经验的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其中许多国家仍然是官方发展援助的受援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有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哥伦比亚和泰国等，第三类是阿拉伯援助国（Arab Donors），这类国家主要包括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刘爱兰，黄梅波，2011）。

非 DAC 援助国/地区中，一些国家/地区和 OECD/DAC 联系较为密切，按照 OECD/DAC 的统计数据要求向其提供援助数据，目前有 22 个国家/地区向 OECD/DAC 汇报援助数据，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保加利亚、立陶宛、中国台北、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爱沙尼亚、俄罗斯、匈牙利、沙特阿拉伯、冰岛、斯洛伐克、以色列、斯洛文尼亚、科威特、泰国、拉脱维亚、土耳其、列支敦士登和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援助数据和规模都可以通过从 DAC 的统计系统中获得。

不同类型的 DAC 援助国由于自身经济实力、援助规模和援助范围的差异对全球的援助格局的影响差异明显。属于 OECD 的非 DAC 成员国的国家，如墨西哥、土耳其，以及不属于 OECD 的欧盟新成员国，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等，由于本国经济实力有限，提供对外援助规模有限，影响甚微；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些国家，如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等，虽然援助规模相对较大，但其主要对象都是周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影响程度也十分有限（毛小菁，2010 年）；在非 DAC 成员国中，国



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是援助规模增长趋势日益明显的金砖五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

## 二、非 DAC 主要援助国和地区的援助规模

目前对于非 DAC 主要援助国和/地区的援助资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口径的统计，向 DAC 委员会汇报的国家在数据的提供上相对比较规范（表 1），对于没有向 DAC 委员会汇报数据的国家，援助数据的获取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表 1 向 DAC 汇报数据的非 DAC 国家的对外援助规模**

（单位：百万美元，%，当年价格）

		2009	2010	2011			2009	2010	2011
保加利亚	金额	-	40.49	48.38	立陶宛	金额	36.21	36.74	51.68
	占 GNI	-	0.09	0.09		占 GNI	0.11	0.1	0.13
中国台湾	金额	411.35	380.91	381.24	马耳他	金额	13.69	13.8	19.96
	占 GNI	0.13	0.1	0.09		占 GNI	0.18	0.18	0.25
塞浦路斯	金额	45.5	51.17	37.61	波兰	金额	374.65	377.75	416.91
	占 GNI	0.2	0.23	0.16		占 GNI	0.09	0.08	0.08
捷克	金额	214.7	227.56	250.46	罗马利亚	金额	152.54	114.26	163.85
	占 GNI	0.12	0.13	0.12		占 GNI	0.08	0.07	0.09
爱沙尼亚	金额	18.44	18.76	24.21	俄罗斯	金额		472.39	478.99
	占 GNI	0.1	0.1	0.11		占 GNI		0.03	0.03
匈牙利	金额	116.92	114.34	139.73	沙特	金额	3,133.74	3,479.64	5,094.90
	占 GNI	0.1	0.09	0.11		占 GNI	0.72	0.76	1.02
冰岛	金额	34.42	28.75	25.57	斯洛伐克	金额	75.4	73.71	86.02
	占 GNI	0.35	0.29	0.21		占 GNI	0.09	0.09	0.09
以色列	金额	123.9	144.82	205.81	阿联酋	金额	833.67	412.07	737.36
	占 GNI	0.06	0.07	0.09		占 GNI	0.35	0.16	0.22
科威特	金额	221.12	210.56	144.5	泰国	金额	40.21	9.62	31.49
	占 GNI	0.17	0.16	..		占 GNI	0.02	0	0.01
拉脱维亚	金额	21	15.6	19.2	土耳其	金额	707.17	967.42	1,273.01
	占 GNI	0.08	0.06	0.07		占 GNI	0.11	0.13	0.16
列支敦士登	金额	26.24	26.63	31.06	斯洛文尼亚	金额	71.24	58.6	62.77
	占 GNI	0.67	..	..		占 GNI	0.15	0.13	0.13

数据来源：OECD/DAC 网站，其中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比重数据是笔者根据 DAC 提供的援助数据和世界银行提供的 GNI 数据计算的。



从表 1 中可以发现,在向 DAC 提供数据的各个国家中,不同国家每年提供的对外援助的规模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提供对外援助规模最大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2011 年对外援助达到了 50.94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 1.02%,这一比重超过了很多 DAC 成员国;对外援助规模过亿的国家还有土耳其、阿联酋、俄罗斯、罗马尼亚、波兰、科威特、以色列、捷克、匈牙利和中国台湾,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规模相对较小,都在几千万左右。从援助强度来看,除了沙特阿拉伯以外,大部分非 DAC 国家提供对外援助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不高,几乎都在 0.2% 以下。

金砖五国中,只有俄罗斯向 DAC 汇报数据,其他四国均未提供相关数据,国际社会也更为关注这些国家的对外援助规模,一些学者也根据各种资料来推算这些国家的援助规模。如 Zimmermann (2011 年)在其研究中指出:2000 年,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仅为 5.54 亿美元,2009 年上升到 19.47 亿美元,增长了近四倍;俄罗斯从 2004 年 1 亿美元上升到 2009 年 7.85 亿美元,巴西从 2005 年的 1.58 亿美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3.62 亿美元;2009 年,这五个国家的发展援助总额为 36.91 亿美元,正好占其余的 20 个非 DAC 成员国的援助额的一半。但是因为统计口径的差异,一些国家自己报告的援助数据要高于 Zimmermann 的估计,以印度为例,2009 年,印度财政部提供的援助资金总量为 21.71 亿美元,2010 年为 7.85 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印度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贷款,2008 年,印度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贷款就达到了 75.45 亿美元 (Chanana, 2010 年)。此外,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对外援助规模也都比较可观,年均援助额均能达到千万美元。

### 三、非 DAC 援助国家的援助对象

和 DAC 成员国一样,非 DAC 援助国家的援助对象主要都是欠发达国家,在援助对象的选择上,非 DAC 援助国更倾向于将地理区位的临近程度、社会经济发展相似性等要素作为确定重点援助区域的依据,表 2 罗列了主要非 DAC 援助国的重点援助区域和重点援助国家,由此可以总结出非 DAC 援助国家在援助对象上的特点:1) 重点援助区域均为该国所属地理区域,如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的重点援助区域是拉丁美洲;印度的重点援助区域是南亚,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援助重点区域是中东欧地区;2) 一些非 DAC 国家将援助重点区域定为和本国有着相似的文化或者经济区位的国家,如沙特、阿联酋等国家将援助重点区域定为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等;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则将援助重点区域放在东盟。3) 在重点区域中,周边国家是非 DAC 援助国家的重中之重,比如南非 60% 的援助是投向津巴布韦的,印度大约一半的援助是投向不丹的。4) 部分非 DAC 援助国相互是各自的援助重点国家,这一点在东盟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关注程度的提高,主要的非 DAC 援助国也开始转向非洲国家,





例如，从 2002 年开始，印度启动了“聚焦非洲”行动，已经有 31 个国家受益于该计划，2004 年，印度向西非 8 个国家提供了 5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2009 年，印度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中有 61% 流向了非洲。此外，巴西和俄罗斯也都开始将非洲国家列为对外援助的重点。

表 2 非 DAC 援助国的重点援助国家

援助国	援助国所在区域	重点援助区域	重点援助国家
巴西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的葡语国家	莫桑比克、东帝汶、几内亚比绍、海地、乌拉圭和危地马拉
智利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墨西哥、海地、玻利维亚
墨西哥	中美洲	中美洲国家	
阿根廷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玻利维亚、巴拉圭、厄瓜多尔、海地、危地马拉
印度尼西亚	东亚	东亚	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老挝、孟加拉、柬埔寨、越南等
印度	南亚	南亚和西非	不丹、阿富汗、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	东亚	东亚	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菲律宾、泰国、老挝等
泰国	东亚	东亚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南非	非洲	非洲，尤其是南非的周边邻国	津巴布韦、民主刚果、乌干达、马达加斯加、莱索托和马里
俄罗斯	独联体国家	独联体国家、地缘关系密切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老挝、朝鲜等
捷克	中欧	东欧、中亚、南亚	阿哥拉、赞比亚、越南、蒙古、也门、摩尔多瓦、波黑、塞尔维亚
波兰	中欧	欧洲邻国和中亚	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
土耳其	东欧	中南亚和中东	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等
科威特	西南亚	西南亚和北非等（伊斯兰国家）	埃及、摩洛哥、黎巴嫩、苏丹、毛里求斯、孟加拉、塞内加尔、也门、巴基斯坦
沙特阿拉伯	西南亚	中亚	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等
阿联酋	西南亚	中东地区、中亚和南亚	阿曼、约旦、哈萨克斯坦、也门、巴基斯坦、利比亚、阿富汗、苏丹、巴林、巴勒斯坦地区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报告整理

#### 四、非 DAC 援助国的援助方式和渠道

在援助方式，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财政援助、技术援助、粮食援助、债务减免和人道主义援助等，DAC 成员国通常比较多采用财政援助，通过项目、赠款、优惠贷款等国际转移支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除了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主要是通过提供软贷款的形式进行财政援助以外，非 DAC 援助国的援助



通常都是以技术援助为主，向巴西、印度、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等。非 DAC 国家技术援助的覆盖的领域非常广泛，例如印度，其技术援助包括培训、技术合作项目、向海外派送专家、参观考察、提供设备、减灾和应对等，迄今为止，已经有 158 个国家接受过印度的技术援助支持，技术援助资金总额达到了 30 亿美元 (Grover, 2011 年)，年均技术援助资金规模为 1200 万美元；2006 年智利的技术援助占到期援助总额的 53%。从各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内容和方式来看，都采取了组织合作国家技术人员到本国来参观考察、派本国专家到合作国家开展技术合作、组织培训等方式；特别是以培训为载体的技术援助则是很多国家的最主要的技术援助方式，如印度、巴西、泰国、马来西亚等。

提供奖学金也是非 DAC 援助国采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援助方式，巴西大约有 4% 的援助资金是用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奖学金的，印度从 1950 年就开始实施留学生奖学金项目，每年大约提供 2000 多个奖学金名额；智利每年都向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提供奖学金，2006 年，奖学金占到援助总额的 47%。泰国也从 1999 年开始设立奖学金项目。此外，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非 DAC 援助国，如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也会提供部分的财政援助和债务减免。

表 3 部分非 DAC 援助国的援助方式

国家	援助方式
南非	目前主要通过非洲新伙伴计划和非洲复兴基金来实施援助，也提供一些债务减免
印度	项目援助、技术合作和债务减免、优惠贷款
马来西亚	技术合作
泰国	技术合作
科威特	项目援助和技术合作，少量的预算援助以及债务减免
沙特阿拉伯	项目援助，同时也有一些方案援助、预算援助以及债务减免，但很少有技术援助
土耳其	项目和方案援助在增加，但主要仍然是技术援助
阿联酋	以项目援助和技术援助为主，有少量的预算援助和债务减免
阿根廷	主要是技术合作，提供部分减债
巴西	主要是技术合作，提供部分减债、粮援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智利	技术合作和奖学金

资料来源：UNESC，2008 年

DAC 成员国虽然比较重视通过国际多边机构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但从资金总量上来看，通过国际多边机构的援助资金在其援助资金中所占的份额并不高，双边援助仍然是最为主要的援助渠道。非 DAC 国家在双边和多边渠道的利用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类国家以双边援助为主，很少利用国际多边机构，如土耳其、





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等；也有一些国家则很少提供双边援助，以通过向国际多边机构平台提供援助为主，如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波兰等。俄罗斯主要通过向联合国（UN 相关计划、基金和专门机构）、区域性经济机构和其他参与机构提供捐款的方式来提供对外援助。2008 年，印度尼西亚通过国际多边组织援助总金额为 565.7 万美元，其中，流向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IFAD）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资金就一共高达 500 万美元，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供 41.1 万美元，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提供了 10 万美元的捐赠，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和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分别提供 3.6 万美元和 1 万美元；2010 年，印度尼西亚的多边援助金额占整个 ODA 的 65.1%，2011 年，占 71.59%。波兰也主要是通过国际多边机构提供援助，2011 年，波兰多边援助额为 3.12 亿美元，占总援助额的 78%，其中 95% 通过欧盟提供的。

## 五、非 DAC 援助国对外援助的国际合作

非 DAC 援助国在对外援助中比较重视三方合作，也就是和其他援助国一起向第三国提供对外援助，三方合作比较多的国家主要有巴西、印度、智利、墨西哥、阿根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波兰等。和非 DAC 援助国合作的国家主要是 DAC 成员国，如日本、德国、西班牙、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也非常重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合作，如印度和巴西和南非合作，智利和墨西哥合作、泰国和马来西亚合作等。

表 4 部分非 DAC 援助国的三方合作援助

非 DAC 援助国	合作的发展中国家	合作的发达国家
巴西	--	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
印度	巴西和南非	--
智利	墨西哥	美国、德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和澳大利亚、韩国
墨西哥	智利	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
阿根廷	巴西、哥伦比亚、智利	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日本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日本
马来西亚	泰国、印度尼西亚	日本
泰国	马来西亚	日本
波兰	--	加拿大



三方合作在非 DAC 援助国的对外援助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巴西和西方七个国家开展了三方合作项目,让安哥拉、玻利维亚、喀麦隆、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加蓬、危地马拉、海地、莫桑比克、巴拉圭、秘鲁、肯尼亚、圣多美和乌拉圭等十几个国家受益,仅 2010 年一年,巴西开展的三方合作项目数就达到了 31 个。从目前非 DAC 国家的三方合作机制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比较常见的机制是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管理经验,而非 DAC 国家提供技术人员、场地、设施等技术性投入,合作的主要领域是技术合作,尤其是合作培训,如智利和美国的合作,智利政府从众多部门调派技术专家为项目提供支持;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农业部共同为项目提供法律实施支持、进行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分享农业管理实践。非 DAC 国家之间的合作则通常采取双方共同出资的方式,如阿根廷与墨西哥的合作中各出一半的资金;一些非 DAC 国家也采取共同设立基金的方式来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如印度、巴西和南非则共同出资建立发展基金,向其他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

一些非 DAC 国家也非常重视和一些国际机构进行三方合作,如马来西亚积极地与其他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亚太经社委员会 (ESCA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 (JICA)、科伦坡计划 (Colombo Plan)、英联邦技术合作基金 (CFTC) 和亚太地区发展信息计划署 (APDIP) 等机构合作提供第三国培训项目 (TCTP),培训内容涉及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方面。

除了三方合作以外,非 DAC 援助国也比较重视区域间的合作,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间的合作是非常频繁的,互相支持来促进各自国家的发展,主要合作机制包括:1)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区;2)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的东盟增长区;3)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增长三角。这些次区域的合作项目中,主要的合作领域包括农业发展、能源、工业、基础设施、通讯和旅游。印度也非常重视倡导印度和区域组织的合作机制,如印度-非洲峰会、印度和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的合作联盟等,印度倡导和建立的区域合作机制都是印度宣传对外援助、提出援助承诺、实施对外援助行动的重要平台,使得印度的发展援助呈现出和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机制特点。

## 六、非 DAC 援助国的援助领域

非 DAC 国家的援助领域和其援助规模和援助方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援助规模较小,并且是以技术援助为主的国家,其援助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领域,如教育、卫生和社会发展等,如智利、阿根廷、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一些援助规模较大,并且在援助方式也会采取优惠贷款等方式的国家,虽然社会领域也是援助的重点领域,但也会在能源发展、交通和仓储等经济基础设施方面开展援助,如印度、俄罗斯、科威特、阿联酋等;以印度为例,虽然印度对外援助的主要特征是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一起分享其发展的经验，如减贫、远程教育、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赋权等，印度的对外援助主要是人力资源培训、能力建设、远程教育、远程诊疗技术以及其他的软实力方面（Grover，2011 年），但其优惠贷款的投向领域更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从 2001 到 2010 年，电力、铁路建设以及工程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优惠贷款分别占到 28%、19% 和 14%。值得注意的是，和 DAC 成员国相比，非 DAC 国家更重视在农业领域内的援助，很多国家都将农业作为援助的重点领域，如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和印度等。

表 5 部分非 DAC 援助国的主要援助领域

援助国	援助领域
巴西*	主要是社会领域、农业领域、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等
智利*	国际关系和区域整合，治理、公共政策和社会发展、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能力建设
墨西哥	农业、环境、教育培训、公共卫生、人道主义援助
阿根廷*	农业、食物安全、农产品加工、信息通讯、卫生和人权
印度尼西亚	农业、社会领域
印度*	无偿援助主要是农村发展、教育、健康和技术合作，贷款主要是基础设施
马来西亚*	公共管理、农业、减贫、促进投资、通讯和信息、金融服务和语言
泰国*	主要是基础设施，其次是技术合作
南非	民主治理、预防和解决冲突、人道主义援助、区域合作等
俄罗斯	能源、公共卫生、农业和粮食援助
捷克	环境、社会发展、农业、经济发展、民主和治理
波兰	善治、农业、中小企业发展
土耳其*	教育等社会领域
科威特*	交通和通讯设施、能源
沙特阿拉伯*	交通和通讯设施、健康、教育、农业
阿联酋*	交通和通讯设施，能源、农业、工业和采矿业

资料来源：\* UNESCO，2008 年；其余作者根据资料整理

## 七、非 DAC 援助国的援助管理

非 DAC 援助国在援助管理上的设置并不像 DAC 成员国有比较一致的安排，大部分有专门的机构来对援助进行管理，援助和外交在国家机构设置中处于相对平等的位置，而大部分的非 DAC 援助国在援助管理设置上并没有设立独立的机构，援助事务通常都隶属于本国的外交、商务和其他事务。从目前各个国家援助管理的体系设置上来看，非 DAC 国家的对外援助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由隶属于外交部的国际合作署管理、多部门共同管理以及基金管理。



成立专门的国际合作署，在管理和职能上隶属于外交部的模式最为常见，目前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包括马来西亚、巴西、南非、智利、泰国、捷克、土耳其等。巴西 1987 年就成立了巴西合作署（A B C）来负责巴西所有援助项目的协调工作，南非 2009 年在外交部下设立了“南非发展合作局”，成立于 1990 年的智利国际合作局 2005 年从规划合作部转到外交部，2004 年泰国国际合作局也归属外交部进行管理。由外交部来负责协调和管理援助事宜，则预示着该国的对外援助事务服务于本国的外交政策，政治外交动机在援助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国际合作机构在下设不同的办公室和部门，来分别协调不同类型的援助事务，以泰国为例，其国际发展合作局主要负责规划和实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援外项目，下设开发合作局、人力资源发展局、合作伙伴关系局、项目采购及特权局和局长办公室五个部门，其主要作用是促进与其它援助国、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在向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合作领域方面的南南合作和北-南-南合作。

虽然这些国家的援助事务主要由国际合作局（机构）来负责，但是并不意味着全部援助事宜均由该机构协调，其他相关机构在援助事务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泰国除了在外交部下设立了国际发展局以外，还在财政部下设立了邻国经济发展合作机构，来专门负责向大湄公河次区域邻国（GMS）的贷款事宜；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NESDB）、农业部合作司以及国际贸易与发展研究所（ITD）、商务部、能源部、教育部等，都有自己的发展援助策略，参与到泰国的对外援助中。而在巴西，巴西合作署主要负责该国的技术援助，而财政援助和减债等援助则由该国财政部来负责。

对于对外援助事务采取多部门共同协调和管理的国家主要有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波兰等。参与到印度对外援助管理的机构主要有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进出口银行和文化交流委员会，各个部门分别负责针对不同区域或者不同内容的对外援助项目：外交部（MEA）是对外援助管理中最为重要的领导机构，其通过向特定工程提供资金、提供项目建设咨询、派送专家、向外国学生提供在印度大学的深造机会、人道主义援助等方式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此外，外交部还直接负责对不丹、尼泊尔和阿富汗的对外援助；财政部下属的经济合作处专门负责除不丹、尼泊尔和阿富汗以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是该处的对外援助工作要接受外交部的指导和协调。一些其它部委也会参与到对外援助事务中，如商务部会执行由外交部主导的对外优惠贷款，水利部要执行在不丹和尼泊尔的卫生项目等。2004 年以来，印度进出口银行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也成为因对对外援助的重要参与机构。印度还成立了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交流委员会来专门负责印度的留学生奖学金项目。俄罗斯的对外援助的管理模式是“总统牵头统领，部际合作协调”，由总统



办公厅统一协调，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教育部等部门分别实施不同类型的援助项目。印度尼西亚的援助管理主要由印尼国家开发计划署、外交部、财政部和国务秘书处共同负责：国务秘书处主要负责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捐助者的多边合作，外交部则负责双边合作，其下属的技术合作局是最主要的负责技术援助的机构。

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援助主要采取的是基金管理模式，如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科威特在 1961 年就成立了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2005 年，该基金开始负责科威特发展援助的整体协调工作。沙特阿拉伯于 1975 年成立沙特发展基金，来主要负责协调和管理沙特的对外援助事务。虽然基金在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援助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都不是这些国家管理和协调对外援助的唯一机构，这些国家的政府其他部门，如财政部和外交部在对外援助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沙特阿拉伯，在财政部下设立了国际发展合作局。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的管理体制，非 DAC 国家在对外援助管理体制上的共同特点是大部分国家都没有统一的对外援助法案，并且虽然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主导的机构来协调援助事务，但多部门共同参与是共同特点，不同部门之间的援助协调会出现一定的困难。

## 八、非 DAC 援助国的援助特点和对我国的启示

虽然非 DAC 援助国并没有像 DAC 成员国那样建立了发展援助委员会来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对外援助，没有形成约束性的共同的行动规范和制度，在对外援助上仍然是以服务于本国政治、经济、外交为主，受国内政策约束为主，在对外援助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但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虽然有部分的非 DAC 援助国家的技术合作援助涉及的国家范围很广，援助国家数量很多，如印度、马来西亚、巴西、土耳其等，但是大部分非 DAC 援助国都有自己的援助重点国家，援助重点国家的选择通常都是邻国、相同的经济和地理区位或者文化传统的国家，如印度的援助重点区域在南亚，阿拉伯国家则将伊斯兰国家作为援助重点，巴西则将更多的援助投入放在了拉美地区和非洲葡语国家等，选择有着相似的发展环境和周边地区的国家作为对外援助的重点，这样可以促进国家的周边稳定和安全，并且能够使本国增强在区域发展和合作的影响力，为本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区域环境。

非 DAC 国家的发展援助采取最多的合作方式是技术合作，合作的领域多为社会发展领域，虽然部分国家也比较重视在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援助，如印度，但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发展领域内的技术合作，这种合作领域的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外援助的敏感性，并且和目前仍然在国际发展领域处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保持一定的一致性，降低国际社会对援助的质疑。





非 DAC 国家虽然到目前为止普遍都没有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但大部分国家的对外援助管理多是在外交部下管理，和商务部相比，外交部在职能上更具有公共性；并且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国际发展合作署（机构）来专门管理本国的援外事务，在业务上接受外交部的领导，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非 DAC 援助国非常重视对外援助的国际合作，大部分国家都非常采取了和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开展的三方合作，这一方面能够弥补自身在援助资金、援助管理经验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自身在技术、发展经验上的优势，并且可以依托合作国家和机构来提升本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内的影响力。

非 DAC 援助国也非常重视倡导区域间的合作，将自身对外援助的需求整合到区域发展战略中去，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上的努力、马来西亚在东盟地区区域合作上的努力以及智利和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的行动都是非常有效的，这种对外援助的区域合作有利于提升本国的国际影响力。

### 参考文献：

1. 刘爱兰，黄梅波，《非 DAC 援助国及其对外援助的特点》，《国际经济合作》，2011 年第 10 期。
2. 唐丽霞，周圣坤，李小云，《国际发展援助新格局及启示》，《国际经济合作》，2012 年第 9 期。
3. Chanana D,2010, "India's Transition to Global Donor: Limitations and Prospects".
4. Grover I.,2011, "India a Non DAC Partner: Contribution in Capacity Building and Training Human Resource".
5. Kragelund,2008, "The Return of Non-DAC Donors to Africa: New Prospects for African Development?",*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6 (5) 8.
6. Penny,2008,"Aid Effectiveness and Non-DAC Providers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Background document to round table: the changing aid architecture: implication for aid effectiveness, of the third high 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
7. Smith、Fordelone and Zimmermann, 2010 ,"Beyond the DAC: the welcome role of other provider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irectorate.
8. UNESCO,2008,"Trends in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ackground study for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um.
9. Zimmermann Felix and Smith, Kimberly,2011, "More Actors, More Money and More Idea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23.





## 政府紧缩预算，对贫穷国家的援助进一步下滑

巴黎，2013年4月3日

继2011年实际发展援助金额下降2%之后，2012年援助额进一步下降4%。持续的金融危机和欧元区的骚乱致使很多国家政府紧缩预算，对发展援助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援助分配走向来看，也出现了从最贫穷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移的明显变化。不过，根据发展援助委员会对援助国远期支出计划的调查（the DAC Survey on Donors' Forward Spending Plans），援助水平有望在2013年出现适度复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 Angel Gurría 表达了对这一趋势的关注。“我们成员国的预算压力导致援助总额连续两年出现下降，这一点让人担心。但令人鼓舞的是尽管有金融危机，有9个国家仍然实现了援助额的增长。随着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期限的临近，我希望援助偏离最贫穷国家的趋势将会得到扭转，如果援助要在帮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作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 2012年主要国家援助总量

在2012年，经合组织官方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提供的净官方发展援助额为1256亿美元，占其国民总收入之和的0.29%，与2011年相比实际值下降了4.0%（见表1和图1）。

自2010年官方发展援助额达到最高值以来，其实际值已经下降了6.0%。除去出现大规模债务减免终结的2007年，2012年下滑的幅度是自1997年以来最大的。这也是自1996-97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连续两年下滑。

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动荡导致很多国家实施财政紧缩措施，减少了援助预算。然而，有些国家为实现它们的预定目标，尽管在目前的财政压力下，仍然维持或者增加了它们的官方援助预算。

新上任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主席 Erik Solheim 指出发展援助委员会将会继续鼓励其成员国履行他们的承诺。“我为在2012年增加援助额的9个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所做出的努力感到高兴，也会敦促其他国家在预算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增加援助额”，Solheim 先生说：“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下维持援助水平并非是不可能的。英国2013-14年的预算将其援助额提高到国民收入的0.7%，这给我们扭转下降的趋势带来了希望。”

### 改变援助分配方向

2012年的数据表明，尽管净官方援助总额下降，但用于主要双边项目（不包括



债务减免和人道主义援助) 援助的实际值增长了 2.0%，与对多边机构的主要贡献下降 7.1% 形成鲜明对比 (见图 2)。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双边援助额为 262 亿美元，实际值与 2011 年相比下降了 7.9%。继 2011 年“阿拉伯之春”之后对北非一些国家的超常支持后，对非洲大陆的援助额为 289 亿美元，下降了 9.9%。

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净双边官方援助额实际值也下降了 12.8%，至 260 亿美元。

## 援助国表现

从援助额来看，最大的援助国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丹麦、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继续超出联合国制定的官方援助占国民总收入 0.7% 的目标。净官方援助实际值增长的 9 个国家中，增长最大的为澳大利亚、奥地利、冰岛 (2013 年加入 DAC)、韩国和卢森堡。相比之下，净官方援助额减少最高的 15 个国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都是受欧元区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

在 2012 年，七国集团提供了发展援助委员会官方援助总额的 70%，及发展援助委员会-欧盟国的 51%。美国继续成为援助额最多的国家，净官方援助额在 2012 年达到 305 亿美元，与 2011 年相比实际值下降 2.8%。其官方援助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也由 2011 年的 0.20% 下降到 2012 年的 0.19%。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双边净债务减免由 2011 年的 11 亿美元降至 2012 年的 5630 万美元。然而，美国对国际组织的贡献达到了 49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 (与 2011 年相比实际值增加了 30%)。在 2012 年，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双边援助下降到 88 亿美元 (与 2011 年相比，实际值下降了 4.5%)，然而，如果不包括债务减免，它实际增长了 7.2%。

2012 年，来自于 15 个欧盟国家的 DAC 成员国的官方援助额为 637 亿美元，与 2011 年相比，下降了 7.4%，占它们总体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也由 2011 年的 0.44% 下降到 0.42%，发展援助委员会欧盟 (DAC-EU) 国家官方援助增长和下降的情况如下：

- 澳大利亚 (增长 6.1%)：由于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减免；
- 比利时 (下降 13.0%)：反映在援助预算的整体减少；
- 丹麦 (下降 1.8%)：反映在双边赠款的减少；
- 芬兰 (下降 0.4%)；
- 法国 (下降 1.6%)<sup>1</sup>；
- 德国 (下降 0.7%)：由于对多边机构的贡献减少；
- 希腊 (下降 17%)：由于于财政紧缩措施；
- 爱尔兰 (下降 5.8%)：由于财政压力减少援助预算；

<sup>1</sup> 秘书处估计



- 意大利（下降 34.7%）：由于与 2011 年相比对北非难民的援助水平降低和债务减免赠款减少；然而，意大利政府已做出肯定承诺，在 2013 年将会增加官方援助配额，达到其国民总收入的 0.15-0.16%；
- 卢森堡（增长 9.8%）：反映在双边赠款的增加；
- 荷兰（下降 6.6%）：由于援助预算的整体减少；
- 葡萄牙（下降 13.1%）：由于前所未有的财政限制引起的预算减少；
- 西班牙（下降 49.7%）：由于金融危机；
- 瑞典（下降 3.4%）：由于对国际组织资本认购的减少；尽管对这些组织的现金支出增加；
- 英国（下降 2.2%）：反映一个确定的预算分配已到位来确保政府在 2012 年官方援助额达到国民总收入的 0.56% 及 2013 年以后达到 0.7%。

2012 年欧盟 27 个成员国净官方援助总额为 649 亿美元，占整体国民总收入的 0.39%。欧盟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机构的净支出为 176 亿美元，与 2011 年相比增加了 8.0%，基本上是因为贷款的增加。其他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净官方援助额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如下：

- 澳大利亚（增加 9.1%）：为了履行到 2016-17 年其官方援助额达到国民总收入 0.5% 的国际承诺而按比例增加援助金额；
- 加拿大（增加 4.1%）：由于债务减免的增加和对主要区域性议案的持续承诺；
- 冰岛（增加 5.7%）：反映其援助项目整体按比例增加；
- 日本（下降 2.1%）：由于其双边赠款和对国际机构贡献的减少；
- 韩国（增加 17.6%）：由于为了在 2015 年之前实现其官方援助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达到 0.25% 的目标而整体按比例提高援助额；新西兰（增加 3.0%）：反映为了实现 6 亿纽币的官方援助水平目标而按比例提高其援助额；
- 挪威（增加 0.4%）；
- 瑞士（增加 4.5%）：反映为了实现 2015 年之前实现其官方援助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达到 0.5% 的目标而整体按比例提高其援助额。

其他援助国所报告的关于官方援助额的初步数据如下：

- 3 1 捷克共和国（下降 4.2%）：主要由于为对欧盟的贡献降低；2 爱沙尼亚（下降 2.7%）：由于对欧盟的贡献降低；匈牙利（下降 7.5%）：由于对欧盟支付的降低和双边援助减少；
- 4 以色列（下降 10.1%）：由于双边官方援助额的减少；



- 5 波兰（增加 12.4%）：由于双边官方援助额的增加；
- 6 斯洛伐克共和国（下降 3.5%）；
- 7 斯洛文尼亚（下降 2.4%）；
- 8 土耳其（增加 98.7%）：反映对来自叙利亚的大规模难民的帮助和阿拉伯之春后对北非国家的支持的增长；
- 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增加 30.6%）：原由于其双边援助额的整体按比例增加。

在 2012 年，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的官方援助总额（即，未减除贷款还款）为 1380 亿美元，与 2011 年相比实际值减少了 5.2%。总额最大的援助国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图 3 列出了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官方援助总额和净额之间的差异。

### 进一步展望

发展援助委员会对援助国远期支出计划的最新调查报告对所有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和主要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以及多边援助者在未来直至 2016 年的援助额进行了估计并对国家定向援助（Country Programmable Aid, CPA）中的发展中国家接受的援助总额做出了预测（有关 CPA 的数据，见表 4）<sup>2</sup>。

2012 年全球国家定向援助实际值增长了 0.3%，非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增加的援助额超过了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减少的援助额。国家定向援助在 2013 年预计会实际增长 9%，主要来自于对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瑞士和英国的援助增长，以及多边机构（如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的软贷款业务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软贷款的增长预计。在 2014-16 年间，国家定向援助总额预期将会维持稳定。

调查报告还表明援助转向远东和中南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主要为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且援助的主要形式将很可能为软贷款。

相反，对离千年发展目标最远、最贫困的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布隆迪、乍得、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和尼格尔）的国家定向援助可能出现停滞。

为提高其透明度，经合组织将会公布由几个援助国提供的关于国家定向援助的国家数据<sup>3</sup>。

关于进一步的信息，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以下电子邮箱 [dac.contact@oecd.org](mailto:dac.contact@oecd.org) 或电话号码+ 331 45 24 90 03 联系 OECD 发展合作董事会的 Yasmin Ahmad 先生。

<sup>2</sup> 国家定向援助（CPA），也称“核心”援助，是援助国对单个国家制定的援助份额计划，在此计划中，伙伴国家能够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对于采集进入伙伴国的援助流的数据，国家定向计划比官方发展援助更加精确。多项研究证明国家定向计划是国家层面援助记录的良好指标。更多关于 CPA 的信息请参阅 <http://www.oecd.org/dac/aid-architecture/cpa.htm>

<sup>3</sup> 见 [www.oecd.org/dac/aidoutlook](http://www.oecd.org/dac/aidoutlook)



本展望是在发展援助委员会对经合组织成员国关于主要官方援助总额的预先调查问卷以及对援助国远期支出计划的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数据可能会有改动。有关进一步的信息或动态图表请访问以下网址 [www.oecd.org/dac/stats](http://www.oecd.org/dac/stats)。

表 1: 2012 年 DAC 和其他援助国净官方援助额(ODA) (2012 年初始数据)

TABLE 1: NET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ROM DAC AND OTHER DONORS IN 2012  
Preliminary data for 2012

	2012		2011		2012		Percent change 2011 to 2012 (1)
	ODA USD million current	ODA/GNI %	ODA USD million current	ODA/GNI %	ODA USD million (1) At 2011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		
<i>DAC countries:</i>							
Australia	5 440	0.36	4 983	0.34	5 436	9.1	
Austria	1 112	0.28	1 111	0.27	1 180	6.1	
Belgium	2 303	0.47	2 807	0.54	2 442	-13.0	
Canada	5 678	0.32	5 459	0.32	5 682	4.1	
Denmark	2 718	0.84	2 931	0.85	2 879	-1.8	
Finland	1 320	0.53	1 406	0.53	1 400	-0.4	
France	12 000 (2)	0.45 (2)	12 997	0.46	12 785	-1.6	
Germany	13 108	0.38	14 093	0.39	13 991	-0.7	
Greece	324	0.13	425	0.15	353	-17.0	
Iceland	26	0.22	26	0.21	27	5.7	
Ireland	809	0.48	914	0.51	860	-5.8	
Italy	2 639	0.13	4 326	0.20	2 823	-34.7	
Japan	10 494	0.17	10 831	0.18	10 601	-2.1	
Korea	1 551	0.14	1 325	0.12	1 557	17.6	
Luxembourg	432	1.00	409	0.97	449	9.8	
Netherlands	5 524	0.71	6 344	0.75	5 928	-6.6	
New Zealand	455	0.28	424	0.28	437	3.0	
Norway	4 754	0.93	4 756	0.96	4 773	0.4	
Portugal	567	0.27	708	0.31	615	-13.1	
Spain	1 948	0.15	4 173	0.29	2 101	-49.7	
Sweden	5 242	0.99	5 603	1.02	5 411	-3.4	
Switzerland	3 022	0.45	3 051	0.45	3 188	4.5	
United Kingdom	13 659	0.56	13 832	0.56	13 532	-2.2	
United States	30 460	0.19	30 783	0.20	29 907	-2.8	
<b>TOTAL DAC</b>	<b>125 586</b>	<b>0.29</b>	<b>133 716</b>	<b>0.31</b>	<b>128 356</b>	<b>-4.0</b>	
<i>Average Country Effort</i>		<b>0.43</b>		<b>0.47</b>			
<i>Memo Items:</i>							
EU Institutions	17 570		17 391		18 778	8.0	
DAC-EU countries	63 707	0.42	72 080	0.44	66 747	-7.4	
G7 countries	88 038	0.26	92 321	0.27	89 321	-3.3	
Non-G7 countries	37 548	0.43	41 395	0.46	39 035	-5.7	
<i>Non-DAC members:</i>							
Czech Republic	219	0.12	250	0.12	240	-4.2	
Estonia	23	0.11	24	0.11	24	-2.7	
Hungary	119	0.10	140	0.11	129	-7.5	
Israel (3)	177	0.08	206	0.09	185	-10.1	
Poland	438	0.09	417	0.08	469	12.4	
Slovak Republic	78	0.09	86	0.09	83	-3.5	
Slovenia	58	0.13	63	0.13	61	-2.4	
Turkey	2 532	0.33	1 273	0.16	2 530	98.7	
United Arab Emirates	942	0.27	737	0.22	963	30.6	

- (1) 将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都考虑在内。
- (2) 秘书处估计值。
- (3) 有关以色列的数据是由以色列权威机构负责提供。经合组织对这些数据的使用不存在对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以及西岸的耶路撒冷地区状态的偏见，符合国际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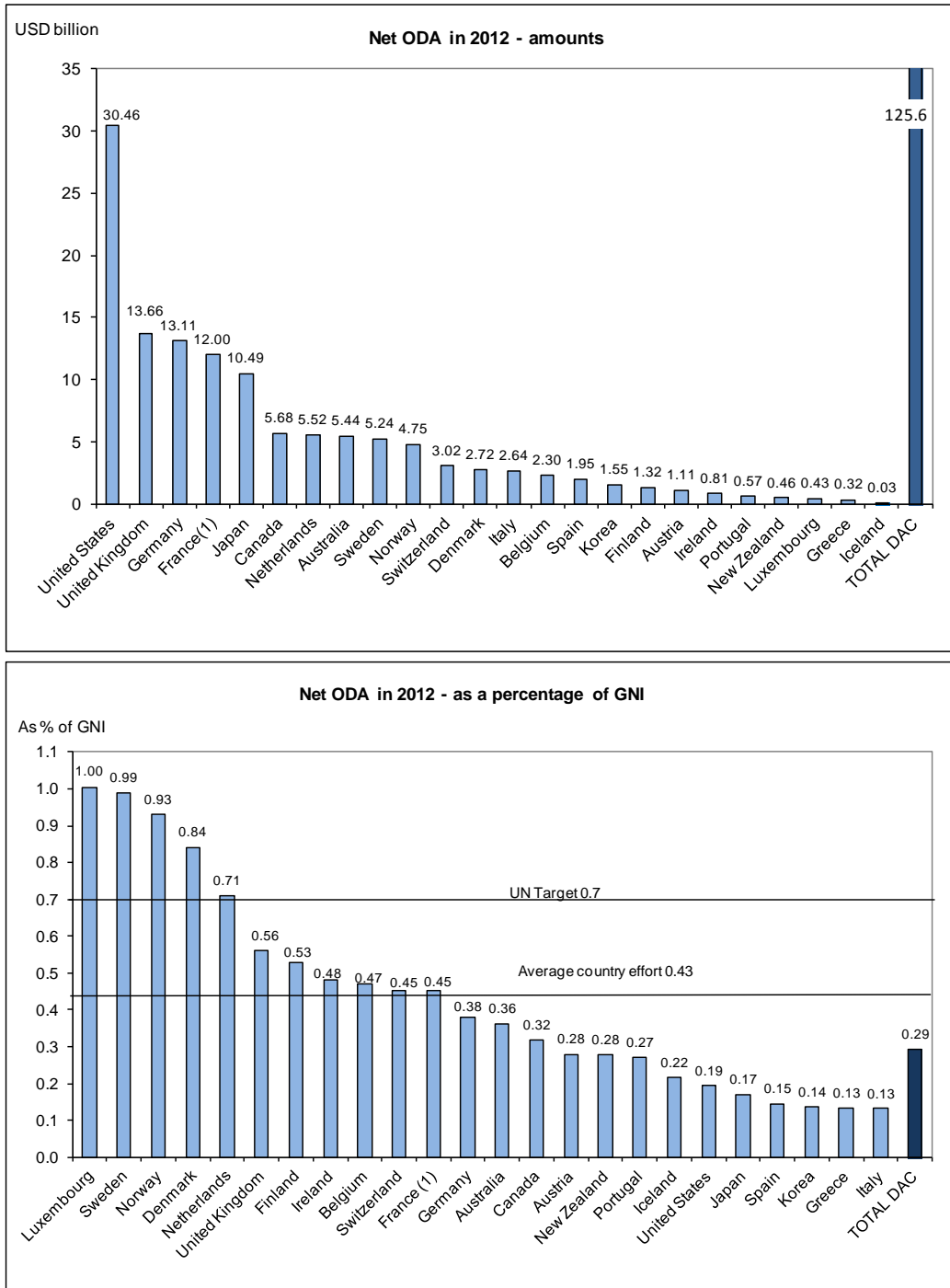
备注: 有关 2012 年的是初始数据, 详细的最终数据将于 2013 年 12 月份公布。有关所有援助方的数据是按照自然年历被标准化处理过, 因此可能与很多国家按财政年度提供的预算数据有所差异。

这些数据包括优惠贷款。发展援助委员会正在对成员国将贷款汇报为官方发展援助数据时的不同做法进行讨论。

来源: OECD, 2013 年 4 月 3 日



图 1：2012 年 DAC 国家净官方发展援助额（2012 年初始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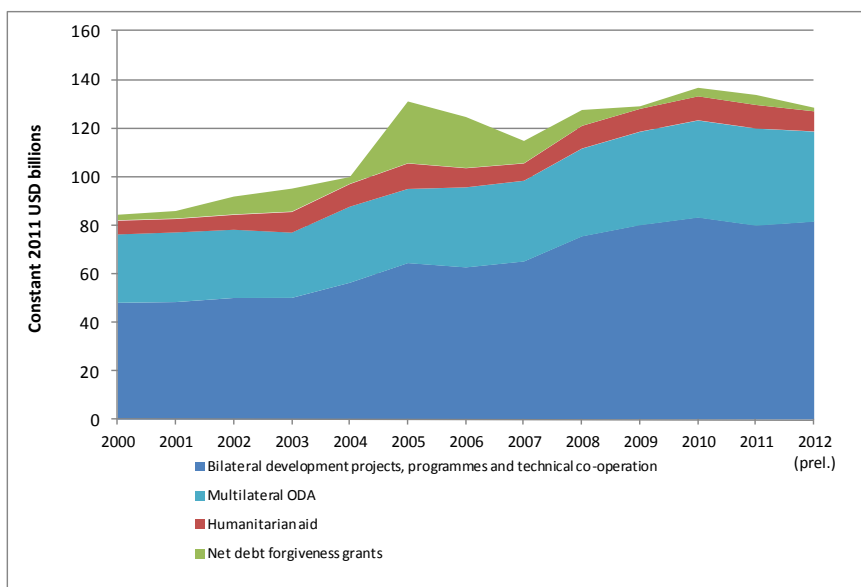
(1) 秘书处估计值

数据来源：OECD, 2012 年 4 月 3 日





图 2: DAC 援助国官方发展援助构成



双边发展项目和技术援助

多边官方发展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

净债务减免

资料来源: OECD, 2013 年 4 月 3 日

表 2: 2012 年总官方援助额(ODA) (2012 年初始数据)

TABLE 2: GROS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2012  
Preliminary data for 2012

	2012 ODA USD million current	2011 ODA USD million current	2012 ODA USD million (1) At 2011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	Percent change 2011 to 2012 (1)
Australia	5 440	4 983	5 436	9.1
Austria	1 116	1 116	1 184	6.1
Belgium	2 303	3 018	2 442	-19.1
Canada	5 727	5 506	5 731	4.1
Denmark	2 810	3 001	2 976	-0.8
Finland	1 326	1 426	1 407	-1.4
France	13 000 (2)	14 436	13 850	-4.1
Germany	14 753	15 596	15 747	1.0
Greece	324	425	353	-17.0
Iceland	26	26	27	5.7
Ireland	809	914	860	-5.8
Italy	2 734	4 626	2 924	-36.8
Japan	18 551	19 992	18 742	-6.3
Korea	1 602	1 369	1 609	17.5
Luxembourg	435	413	452	9.4
Netherlands	5 629	6 558	6 041	-7.9
New Zealand	455	424	437	3.0
Norway	4 754	4 756	4 773	0.4
Portugal	605	746	656	-12.0
Spain	2 079	4 477	2 233	-50.1
Sweden	5 246	5 606	5 414	-3.4
Switzerland	3 048	3 128	3 215	2.8
United Kingdom	14 162	14 174	14 030	-1.0
United States	31 036	31 992	30 472	-4.7
<b>TOTAL DAC</b>	<b>137 963</b>	<b>148 708</b>	<b>141 011</b>	<b>-5.2</b>
<b>Memo Items:</b>				
EU Institutions	18 711	18 292	19 998	9.3
DAC-EU countries	67 324	76 533	70 569	-7.8
G7 countries	99 963	106 322	101 496	-4.5
Non-G7 countries	38 000	42 387	39 515	-6.8



(1) 将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都考虑在内。

(2) 秘书处估计值。

备注：有关 201 年的是初始数据，详细的最终数据将于 2013 年 12 月份公布。有关所有援助方的数据是按照自然年历被标准化处理过，因此可能与很多国家按财政年度提供的预算数据有所差异。这些数据包括优惠贷款。DAC 正在对这些国家在汇报官方援助数据时的不同做法进行讨论。

来源：OECD, 2013 年 4 月 3 日

图 3：2012 年 DAC 援助国总官方援助额和净官方援助额流动（2012 年初始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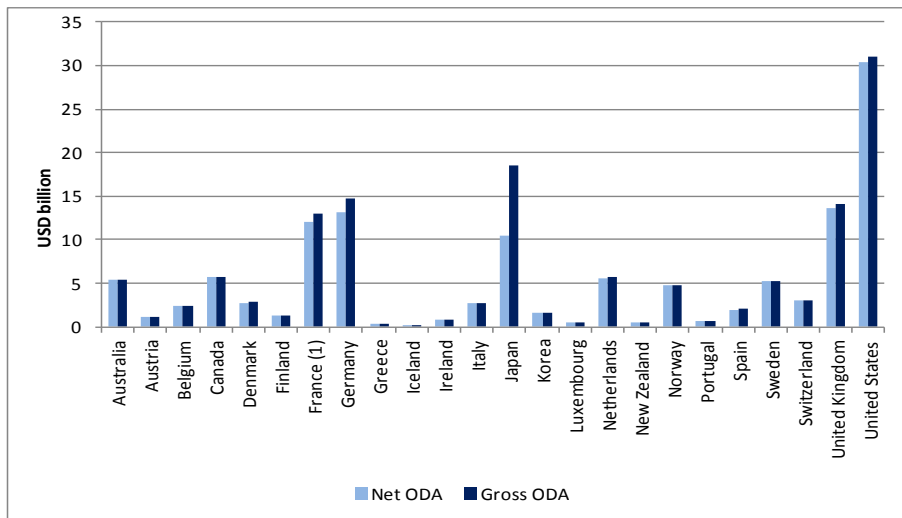


表 4：援助国未来支出计划的地区分布

双边和多边援助国的“国家定向援助”的区域支出计划

Region	Actual	Provisional	Planned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 USD Million						
<b>Europe</b>	<b>4 682</b>	<b>4 213</b>	<b>4 247</b>	<b>3 823</b>	<b>3 822</b>	<b>3 784</b>
<b>Africa</b>	<b>40 228</b>	<b>41 298</b>	<b>42 095</b>	<b>42 932</b>	<b>42 021</b>	<b>41 773</b>
North of Sahara	3 588	3 717	4 225	4 116	4 242	4 236
South of Sahara	35 263	36 404	36 771	37 661	36 519	36 278
Africa, regional/multi-country	1 378	1 177	1 099	1 154	1 260	1 259
<b>America</b>	<b>9 346</b>	<b>8 640</b>	<b>8 871</b>	<b>8 955</b>	<b>9 245</b>	<b>9 455</b>
North and Central America	5 125	4 593	4 472	4 566	4 672	4 775
South America	3 817	3 551	3 916	3 900	4 085	4 195
America, regional/multi-country	404	496	482	490	488	485
<b>Asia</b>	<b>38 723</b>	<b>39 285</b>	<b>43 248</b>	<b>42 876</b>	<b>43 568</b>	<b>43 664</b>
Middle East	5 833	6 538	6 829	6 559	6 626	6 650
South and Central Asia	20 792	20 003	23 173	22 632	22 728	22 730
Far East Asia	11 597	12 268	12 696	13 080	13 546	13 609
Asia, regional/multi-country	501	477	549	606	668	675
<b>Oceania</b>	<b>2 163</b>	<b>2 023</b>	<b>1 982</b>	<b>2 008</b>	<b>2 088</b>	<b>2 075</b>
<b>All developing countries</b>	<b>95 143</b>	<b>95 459</b>	<b>100 443</b>	<b>100 594</b>	<b>100 744</b>	<b>100 751</b>
<b>Thematic to be programmed</b>			<b>3 616</b>	<b>3 618</b>	<b>3 746</b>	<b>3 722</b>
<b>Grand Total</b>	<b>95 143</b>	<b>95 459</b>	<b>104 059</b>	<b>104 212</b>	<b>104 490</b>	<b>104 473</b>

数据来源：OECD, 2013 年 4 月 3 日。



## 纽约大学发展研究所

###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at NYU)—~~

~~纽约大学发展研究所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at NYU) 由该大学的 William Easterly 和 Yaw Nyarko 教授于 2006 年创办，是一所独立的、无党派研究机构，其致力于对贫穷国家经济发展和增长进行严谨的、学术性的研究。该组织隶属于纽约大学的非洲之家 (NYU Africa House) 以及阿布扎比的技术与经济发展中心 (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bu Dhabi)。~~

~~该研究所的研究主题集中在“援助观察 (Aid Watch)”，该研究主题之下又包括了一系列具体研究计划，如研究援助机构的责任机制，试图挖掘出援助机构所负责的项目、活动以及理念的闪光点。这一系列研究旨在引发公众对援助的益处与不足的关注，并辅以具体案例进行说明与阐释，这与其长期坚持的核心研究意识密不可分，即“当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援助的时候，穷人将会从援助中获取更多”。该系列研究建立在对援助机构实践以及对援助项目背后逻辑思考的对比基础上，主要议题包括“修辞与现实之对比：援助机构实践的利与弊”、“援助款流向了何方”以及“援助机构是否在不断进行提升”等等，并旨在通过对上述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对援助机构在解决全球贫困这一问题上所发挥作用的认知。~~

~~纽约大学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团队规模偏小，除了 William Easterly 和 Yaw Nyarko 教授之外，仅包括 10 余名专职研究人员及兼职研究人员。虽然其研究团队规模不大，但研究成果斐然，著有专著《The White Man's Burden》(William Easterly, 2006)、《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William Easterly, 2002)，编辑的书籍包括《What Works in Development: Thinking Big and Thinking Small》(Edited by William Easterly and Jessica Cohen, 2009)、《Reinventing Foreign Aid》(Edited by William Easterly, 2008) 以及《The Limits of Stab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Fiscal Adjustment in Latin America》(Edited by William Easterly and Luis Servén, 2003) 等，在发展研究领域影响甚广。除此之外，该团队每年还会定期出版研究报告 (Working Papers)，包括《妇女的权利与发展 (Women's Rights and Development, DRI Working Paper No. 68)》(2010)、《放大效应：对外援助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The Amplification Effect: Foreign Aid's Impact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RI Working Paper No. 83)》(2011)、《经济发展的欧洲起源 (The European Origi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 Working Paper No. 90)》(2012) 以及新近刊出的《贫困与自制力 (Poverty and Self-Control, DRI Working Paper No. 91)》(2013) 等。~~



~~该研究所还定期举办与发展研究相关的活动，如“2010年年度会议——援助之利弊 (2010 Annual Conference—Best and Worst of Aid)”、“2011年年度会议——发展的新方向 (2011 Annual Conference—New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以及“与 Eleni Gabre-Madhin 博士对话：在非洲进行商品交易与贸易活动 (A Conversation with Dr. Eleni Gabre-Madhin: Setting up a commodity exchange and doing business in Africa)”等，这些活动在发展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nyudri.org/>~~



## 全球国际发展研究机构介绍

### 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IISD)



成立于1990年的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IIS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致力于改善全球环境、经济和社会福祉的无党派慈善组织，在独立国际董事会指导下运行，其使命是通过创新、合作、研究与沟通维护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IISD的总部设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温尼伯市，在渥太华、纽约和日内瓦设有分支机构。IISD主要由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和马尼托巴省共同提供资金支持，另外联合国机构、一些基金会和私营部门也会提供项目资金。

IISD拥有超过150名工作人员，其中女性占到近一半。工作人员具备专业性和多样化，工作地点分布在温尼伯市、渥太华、纽约和日内瓦，以及其他国家。IISD在全球范围内与200多个机构有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展合作项目。IISD被列为全球最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之一。IISD针对国际贸易与投资、经济政策、环境变化与能源、自然与社会资本管理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来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专门的报道服务 (IISD Reporting Services) 跟踪国际谈判，宣传合作项目知识，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规范研究和能力建设，涵盖南北半球的网络系统，以及囊括研究者、实践者、公民和政策制定者在内的全球联系。

自成立以来，IISD的主要工作经历了几个阶段：(1) 1990-1995年，确定了三个项目方案：公共政策改革；整合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环境和经济决策与报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改革；(2) 1996-2000年，开始关注并运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贝拉焦原则（也称可持续发展评价原则），用于测量和评估可持续发展进程，成立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咨询小组。同时，开启了青年实习项目。(3) 2001-2005年，与联合国环境署合作，编写了《环境与贸易手册》。与加拿大农业与农产品组织签署协议，支持该组织参与加拿大农业政策框架的制定。通过研究生态服务、人类福祉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参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框架的制定。(4) 2006-2010年，其研究



形成的关于综合性环境评估与报告遍布全球，非洲地区也包括在内。主办了第一届投资谈判论坛。在曼尼托巴省，成立了水资源改革中心，致力于全球范围内的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网站：<http://www.iisd.org>